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不仅有效激发了新质生产力，显著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和经济转型，也为艺术创作提供全新的手段和广阔的空间。近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数字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集中梳理和展示过去10年中国数字艺术创作与教学成果，聚焦艺术与数字科技的深度融合，彰显数字艺术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激发艺术创新驱动社会创新的新动能，同时促进国际艺术交流与合作，为全球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贡献中国力量。

# 数字艺术澎湃创新动能

马锋辉

## 引领科艺融合新方向

数字艺术是当代富有探索精神和前沿意识的艺术领域。它与新世纪一同成长，是和21世纪同频共振的一种艺术形态。自诞生伊始，数字艺术即以对新媒体、新形态、新观念、新方法的运用，受到艺术界、教育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迅速成为全球艺术体系的重要板块，在艺术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数字艺术正迈向艺术实践的中心地带，并打通美术、设计、影视、建筑等多个学科，融汇当代艺术、数字科技、智能制造、视听工业、流行文化等方面，不断拓展边界。正如“首届中国数字艺术大展”四个板块的设置：“太空史诗”“寰宇大观”“仿生格物”“无尽洞天”，时空跨度与学术视野宏大。210件参展作品，从感官体验到数字生命，从数字文旅到数字考古，从太空史诗到未来科幻……超越既有的学科界限、行业壁垒，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碰撞，激发艺术创造的无尽可能，促进数字技术研发与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相结合。例如，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与科技方向教授贾俊、代数几何数学家许晨阳、心理学家刘正奎跨学科合作的艺术实验项目《情绪几何》4.0版本，作品邀请观众站上交互台并与其互动，触摸者的情绪会通过心率等生理数据采集设备记录并计算，生成一个个“因人而异”的情绪化动态三维图形。专家们认为，通过展览可以看出，数字艺术的生产力和创造性张力，远超数字孪生、虚拟现实的范畴，体现出数字艺术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介质的巨大潜力。

艺术与科技的融合，正在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激发人类创造力的重要力量。面对人工智能的崛起和知识领域的不断细分，深入思考这些变革为艺术创作和智力工作带来的便利、挑战与机遇，直面在关键的人工智能技术分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成为美术界的新课题。此次展览和学术研讨，与会人员名单多元，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工作者、设计师、策展人、导演、电影制片人等汇聚一堂，展开一场场跨学科、跨专业的对话，为推动人文社科领域进步提供新视角。科研攻关与人才培养，成为关注的焦点。在高等院校等机构中建立科艺融合重点实验室、实践基地等，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成为各界跨界合作的新方式，以及“新文科”背景下艺术教育更新教育方法和工具的新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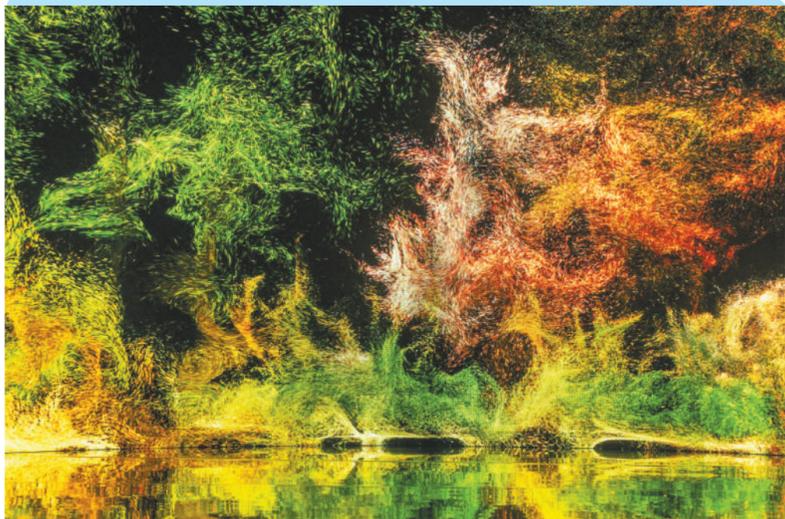
随着数字智能科技日新月异，美术领域呈现开放与合作发展新格局，数字艺术日益成为公共文化领域的热点话题。其连接学术研究与观照大众生活，有力推动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为充分发挥好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注入新动能。

## 共建学术生态新机制

“首届中国数字艺术大展”作为具有前瞻性的学术平台，体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开放视野与开拓精神，更展示出其担当学术己任的新时代新作为。本次展览形成了国内最大规模的数字艺术作品及创作者数据库，搭建起一个跨界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未来将推动各行业、各学科的深度互动，携手共促中国数字艺术的进步与发展，开创更具影响力与生命力的数字艺术生态。

艺术评价体系的更新，是发展数字艺术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数字艺术的底层逻辑与传统艺术存在本质区别。传统艺术如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等，依托于实体材料的物理属性，但数字艺术根植于虚拟空间。数量和种类上，数字艺术的规模正迅速扩展，对人类已有的审美经验造成极大冲击。这些艺术上的转向，急需构建一套新的艺术评价体系，建立新的、适应数字艺术特质的评价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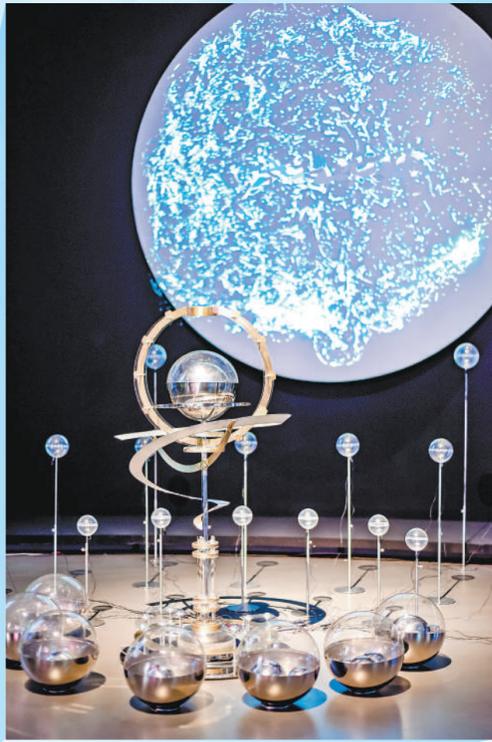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无论是视觉审美还是交互体验，数字艺术所带来的沉浸感会越来越强，作品的安全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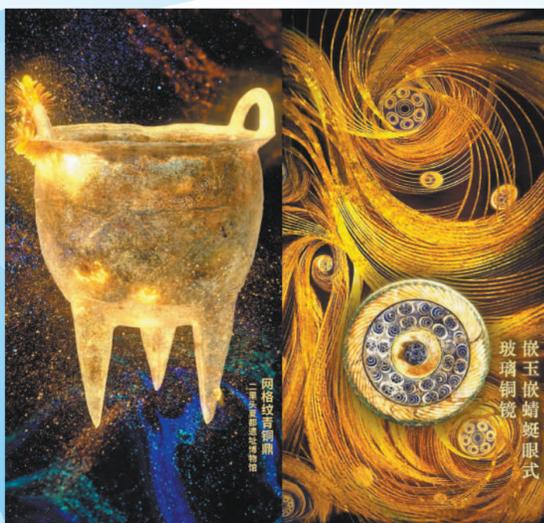
数字艺术《四时比邻》，作者曹雨西。

# 美術

版式设计  
蔡华伟



数字艺术《宇宙交响曲：行星分子音乐的探索》，作者师榕。



数字艺术《寻迹洛神赋》，作者北京黑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会逐渐凸显。引入法理思维和法理机制，引导艺术向美、科技向善的规范化技术伦理体系亟待建立。

## 开辟社会美育新途径

数字艺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艺术创作的大众化，也对美育和艺术教育提出新要求。当下，“Z世代”对于新兴技术和数字文化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他们不仅是数字艺术接收和创作的主力军，也是数字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满足这一代人的文化需求，既需要提供丰富多元的数字艺术内容，更需要将数字艺术教育融入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他们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创作技能。

院校作品丰富多元的面貌，集中呈现了数字艺术教育产学研融通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美术学院成立了AI中心，旨在将艺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进行结合研究，用艺术智性去联通和牵动人机智能。此次展览中呈现的交互影像作品《元宇宙艺术学院》，便是基于云端的全球艺术教育入口，通过超某种机制预防利用AI作假，采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等前沿技术进一步完善数字艺术市场体系，实现艺术品版权的自动化管理等，保护和改善数字艺术生态环境。

真实触及当下与未来，紧密联结艺术与科技的“首届中国数字艺术大展”，不仅是中国数字艺术领域的一次集体亮相，更是面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与

科技创新实力的独特窗口。青年人尤为关注的“数字国潮”进入展厅，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也第一次进入官方展览序列。例如，中央广播电视台“央博”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等创作的混合现实作品《何以文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数字艺术大展》，首次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移动化、全沉浸、交互式的时空框架，实现“崇龙尚玉”红山遗址、“文明圣地”良渚遗址等10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遗址复原的线上展出，观者可以通过自由探访文明成果，体验“中华何以五千年”的伟大辉煌。动态交互作品《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历时3年多打造，充分运用数字媒体特点，呈现极致的冰雪美学与中国式浪漫。

数字艺术建构起“人文科技双向会通”的创作新领域，也为公众认识和接触艺术开辟了新途径。面向通识教育群体的数字美育，正在孕育一种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正在让数字和智能、审美和创意成为人人必备的基本素养，正在形成一种崇尚创新的公共文化。期待更多艺术家与科技工作者加入数字艺术创作，用智慧和才能不断推动数字艺术向前发展，让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探索更多可能的世界与世界的可能，让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方面更好发挥作用。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博古图

# 物与人的「雅集」

于硕

在现代形态的博物馆出现之前，古人对青铜器等古物的收藏、研究和展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古物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有哪些？人们如何保存和传播灿烂丰富的文明成果？适逢2024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火热开展，探寻博古图的审美意趣和文化意蕴，有益于从不同视角理解“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这一主题。

“博古”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张衡《西京赋》。最早开展大规模研究古器物的活动则在宋代——公元1107年，一本记录古代青铜器的金石学著作开始编纂。约16年后，30卷的《宣和博古图》完成，著录有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商代至唐代青铜器839件，每件器物有摹绘图，并记录其尺寸、容量、重量、考证铭文，每类首列总说，论述器物形制、名称、纹饰及用途溯源。图录中贯穿着“格物致知”的精神，对器物造型、纹饰、铭文的描摹与拓印，也成为博古图的先声。

在古代社会，私家古物的收藏与鉴赏多在书斋中进行，器物逐渐成为陈设的一部分。这些古物既是清赏的对象，又兼具装饰空间与日常使用的功能。而绘画作品既是古物收藏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又成为收藏鉴赏活动的视觉呈现载体。于是博古图成为古代绘画常见的题材、特殊的分类。存世的博古图，以视觉的方式展现了物与人的“雅集”，其中既有摹写金石、瓷器、玉器、漆器等古器物的画作，也有表现古人鉴赏古器物的场景描写，以及将古器物与蔬果花卉结合的“花博古”，还有以人物为主的雅集群像和个人肖像作品。

不同时代的博古图，体现着不同的治学态度。古器物鉴定具有“正经补史”的考释意义，宋人从中追求博古通今的学术趣味，这从宋代刘松年《博古图》、张训礼《围炉博古图》等作品中可窥一斑。明代则把古器物赏玩视为“进德修业”的生活美学。董其昌将崇古、好古与个人修为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人们的收藏、观物、用物之道，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博古图创作也为一变。

明代杜堉《玩古图》是博古图的代表作。画面正中间有两名男子，一主一客，主人俯身凝视桌案上的古玩，客人躬身细看鼎彝。在他们的左侧，一名仆人正拿着画卷与棋盘走来。画面右后方，两名侍女正在整理桌案上的古董器物。作品中呈现的器物琳琅满目，除了带有绿色铜锈的青铜器外，另有白色、浅绿色以及带开片的瓷器、装饰繁缛的金器等。古物与画卷、棋盘、奇石假山共同映射出游心之趣与林泉之致。从画上题跋可以看出，宋代博古的深层内涵在明代有所承传——将博古视作通礼乐之源的途径。

博古图还出现在肖像画中。上海博物馆藏《侯桐曾像》是明代画家曾鲸与张翀合作的肖像画。画面中，侯桐曾独坐于三面围屏的罗汉床上，前方两位童子正在整理摆放在方桌上的各种青铜器。高耸的太湖石

与半现的梧桐树构成了侯桐曾身后的背景，另一旁莲池中碧叶相接，荷花亭立。侯桐曾雅好诗文古玩，肖像画比墓志铭、传记和像赞等文字叙述更加直观地体现了他的身份地位。融合金石趣味与花卉技法的“花博古”，自清末以来得到不少花鸟画名家的青睐。清代，朴学大兴，大量古物出土，金石学、考据学的繁荣，令博古纹饰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广泛出现在卷轴画以及织绣、陶瓷、漆器、木雕等工艺品装饰上。博古图的画面构成样式也更为多样。把金石鼎彝拓本与传统清供图题材中蔬果花卉相结合的“拓本博古图”，更是独树一帜。这类大多数需要收藏家、传拓者和画家共同合作完成的作品，不仅是别具一格的创作，更是金石文化的载体。尤其是以能体现古器物立体样态的全形拓本为主体的博古图，墨拓古拙厚重的金石韵味，与传统写意花鸟的生动鲜活形成一种有趣的对比，并赋予对方新的意义，相映成趣。全形拓本与花鸟画结合的创作图式逐渐流行起来，与用毛笔绘画模仿拓片效果的拓本以及手绘器物为主体的博古图，汇聚成手法多样、形式完备、意趣独特的中国画体系分支。

今天的博物馆以开放的姿态、丰富的主题、多样的展陈面向大众，人们欣赏古物的场景从私人书斋、江南园林切换到博物馆中。蕴含博古通今、崇尚儒雅寓意的博古图，在今天被时代赋予新的审美内涵。以新水墨表现古器物、以新工笔表现“博物馆热”，使老传统成为新风尚。走进博物馆，便开启了探索历史、感受文明、体验文化的旅程。孙娟娟的中国画《对话》，描绘了中外观众簇拥在博物馆玻璃展柜前，争相参观一件青铜器的场景。画面中心的中国小女孩，正凝视着文物，其沉静的观赏与周围热闹的人群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刻，她仿佛与铜簋一起回到了3000年前，品味着那个时代独特的创造美。封思勇的水彩画《心象之念念不忘》，描绘了人们在博物馆欣赏战国曾侯乙尊盘的场景。这些现代博古图中的欣赏者不再是文人雅士，而是四方游客，观赏场地也由室外迁至精心设计的博物馆内，不变的是观众欣赏文物时专注的眼神与沉浸的状态，折射出中国人对博古图的情怀。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今天的文博事业担负着守护中华文明根脉的历史职责，肩负着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文化使命。作为时代的见证，每一件古物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在中国崇古尚古的文化实践语境中，收藏、鉴赏古物的活动一直未有中断。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各地博物馆丰富的展览、多样的活动、融入新型科技手段的参观体验，令更多观者领略文化穿越时空的魅力，博古题材美术创作也必将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上图为清代赵之谦、程守谦中国画《菊花博古图轴》，上海博物馆藏。